



爱火花

● 雨琪 ●
著

愛相隨



珠海出版社

57
8)

〈夏火花〉

爱 相 随

雨琪/著

珠海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火花/雨 琪 著

ISBN7-80607-417-1/I·194 ¥49.00元

I. 爱…

II. 雨…

III. 言情——小说——中国当代

IV. I247.5

爱火花——爱相随

雨 琪 著

责任编辑:吕唯唯

装帧设计:肖 晶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(珠海吉大景乐路图书大厦4楼)

电 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印 刷:广东茂名广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 张:28.75 字数:500千字 40插页

版 次:1998年5月第1版

199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:1-10000册

定 价:49.00元(每册:9.80元)

金刀公子罗炽、玉剑公子
王渊，两人并称江南双侠。



望月山庄的婧若姑娘双
手捧着受伤的小鸟，美丽的
眼眸中闪过一抹爱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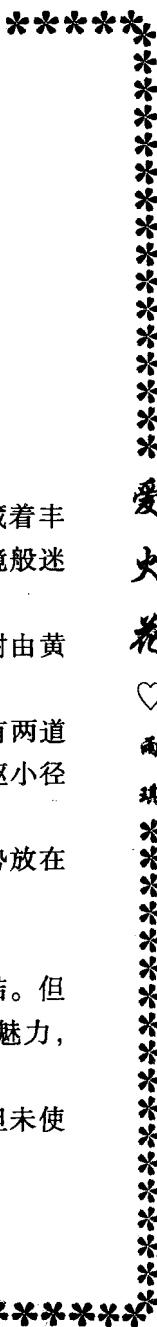


翌雪柔声地对将要死去的丈夫杨翊说：“君
既为侬死，独生为谁施。”



红衣女郎纤月姑娘约莫十五、六岁，年幼虽小，却已拥有倾国倾城的美貌。





1

岷山位于四川西北，风景秀丽，除了有整片蕴藏着丰富动植物资源的原始森林外，在南麓地区还有如明镜般迷人的高山湖泊。

这一日，时当初秋，长在山麓地区的黄栌和槭树由黄色转为深红，远远望去，有如一匹彩色的织锦。

在彩色织锦和翠绿苍茫的高山针叶林交织处，有两道高大挺拔的身影，走在隐隐传来隆隆瀑布声响的崎岖小径上。

他们健步如飞，谈笑自如，丝毫不把陡峭的山势放在眼里。

这两位少侠便是江南双侠，罗炽和王渊。

罗炽一袭青衫，满头乌发只是随随便便打了个结。但不知怎么地，这个顽皮的少侠身上却似有着奇异的魅力，一种强烈的魅力。

尤其是那张脸，脸上虽有道刀疤，这刀疤却非但未使他难看，反倒使这张脸看来更有种说不出的吸引力。





爱相随

这个顽皮，又满是刀疤的年轻人，给人的第一印象竟是个美男子，绝顶的美男子。

王渊则是一袭白衣，眉清目秀、面若冠玉，但身上那种华贵的气质，已非世上任何锦衣玉带的公子能及。

他的全身散发着的温文尔雅，让人如沐春风，爽心至极。

王渊望着这迷人的秋色，忍不住诗兴大发：

“碧云天，黄叶地，秋色连波，波上寒烟翠。

山映斜阳天接水，芳草无情，更在斜阳外。”

罗炽则啧啧赞叹：

“哇，我们的大才子又诗兴大发了。三个月的劳累，你也不累，知道我的心情吗？”

他接着琅琅念出范仲淹《苏幕遮》的下阙：

黯乡魂，追旅思。

夜夜除非，好梦留人睡。

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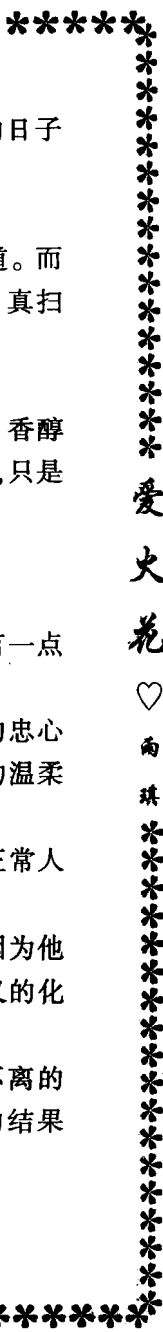
王渊太了解罗炽这小子了，风流不羁，洒脱顽皮，还有那么点好色，自从外出以来不知欠了多少风流债。

他也奇怪，像罗炽这种花心大少，也会有那么多痴心女子愿意生死相随？

所以罗炽常常洋洋自得地向他炫耀自己是如何如何的魅力无穷。

看现在罗炽那一副愁绪满怀的模样，就知道他又想念江南水乡的柔情佳丽了。

王渊被罗炽故作深沉的模样逗笑了，推了他一把：



“罗炽，又在怀念你在江南花街柳巷醉生梦死的日子了？”

罗炽长叹口气，深有感慨地说：

“都说川妹热情如火，像红辣椒一样越嚼越有味道。而我碰到的几个川妹子，没有一点点让人回味的余地，真扫兴！”

王渊用温和的嗓音劝他道：

“至情至性的默契与深情才是难得，如陈年美酒，香醇芬芳，让人回味至深。而你的那些一朝之情一夕之欢，只是短暂的欢乐。来得快，去得更快，我劝你……”

罗炽早捂着耳朵跳开了：

“饶命啊，你的教导比唐僧的紧箍咒还恐怖。”

罗炽不明白好友王渊怎么像个卫道子一样，没有一点年轻人应有的朝气。

对人永远是那么的彬彬有礼，对朋友永远那么的忠心义胆，对长辈永远那么恭敬孝顺，对女人永远那么的温柔体贴。

他简直怀疑他不算个正常的人，试想有哪个正常人能像他这样从不犯错呢。

说实话，罗炽心中对王渊有一点点畏惧，或是因为他自惭形秽吧，总觉得矮王渊一头，总觉得王渊是正义的化身凛然不可侵犯。

可是这样性格迥异的两个人竟也能成为形影不离的好友，真是让人难以置信，或许这正是两人互补的结果吧。



罗炽把王渊拽到身边，神秘兮兮地问：

“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有问题，否则不会从不为女色所动，我可是替王家的家业着想呢？”

王渊的唇角弯成一抹调皮的微笑：

“我呢，是任它溺水三千，只取一瓢。人生得一红颜知己足矣。”

这个年代三妻四妾太平常了，而这个呆子仍守着“从一而终”的信念，难得难得。

对于王渊平日一副“最难消受美人恩”的态度，罗炽只有报以“朽木不可雕也”的态度了。

※ ※ ※

两个人的旅行不免寂寞，生性热闹的罗炽只有耍贫嘴来添添乐趣，解解乏了。

不苟言笑的王渊只有边走边听的份了。

罗炽凑近王渊：

“我讲则笑话，你猜猜是怎么回事。”

“从前，有两个人坐在京城的一个小酒馆里喝酒。

其中的一个人问另一个人道：‘你是哪里人？’

另一个答道：

‘我目前就在此地，住宰相府后面，不过我出生在洛阳城西。’

‘不是开玩笑吧，我也出生在洛阳城西，现在住在宰相府后面。’



另一个说：

‘我曾住在洛阳城西的杨家庄，门前有一条河流过。’

‘不会吧！’第一个人尖叫起来。

‘你能相信吗？我也曾住在洛阳城西的杨家庄，门前也有一条河。那你在哪个私塾中念书呢？’

‘我在白胡子王先生办的三味私塾读书，那时候他常把我和我的孪生兄弟搞错！’

这时候第一个人已兴奋得不得了，他大声喊了起来：

‘天啊！太不可思议了，我也是在那家私塾上学，王先生也常把我和我的孪生兄弟搞错！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，老板再拿一斤酒来。’”

讲到这里，罗炽停顿下来问：

“你猜世上有没有这样的巧合？”

王渊略一沉思，摇摇头：

“恐怕是少之又少。”

罗炽调皮地一笑：

“怎么样？能不能想出一个结尾，使这个笑话更有趣？”

王渊皱紧眉头，努力去想，写诗答对对他而言不费吹灰之力，而给这样的笑话填结尾，可真教他为了难。

想了半晌，仍没结果。

罗炽已在一边洋洋自得似笑非笑开始讲风凉话了：

“都说玉剑金子貌比潘安，才比子建，比我强百倍。谁知被这样区区一则笑话难倒，真是有趣得紧。”

王渊早已习惯了罗炽这样嬉皮笑脸的打趣，他忽然眼前一亮，有了主意。





爱相随

“结尾这样设置如何？桌旁的另两人在聊天，其中一个说，今天酒馆没什么新鲜事，只是王大娘家的那对孪生兄弟又喝醉了……”

听完之后，罗炽的笑脸早变成了苦瓜脸，连连给王渊鞠躬作揖：

“老兄，求求你别那么聪明好不好？你好歹也得给兄弟一回露脸的机会呀，老让我像月亮一样绕着你这个太阳转，我容颜何在？”

王渊被他的滑稽相惹笑了，他这个拍档一直是这么爱逗，常常搞得他笑也不是哭也不是，爱也不是，恨也不是。

“别闹了，再闹天黑以前就下不了山了。”

话未说完，王渊已经呆住了，目瞪口呆。

一个轻衫红裙的少女，盈盈的从远处走过，她的步履是那么婀娜，腰肢是那么轻盈。

她自那百丈危崖外走进来，当真就像是邻家女孩跨过一道门槛，就连头上戴的那朵红山茶花，都没有歪一点。

王渊直直地望着她，忘了呼吸忘了一切。

她的脸上带着胭脂的红润，她的眼睛仿若天上的辰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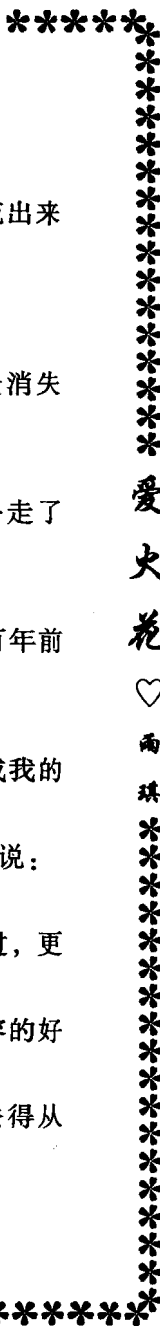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眼波流动，仿若湖水荡漾，令人意乱神迷。她的红唇美丽诱人她的皮肤白皙如凝脂。

一袭红衣在翠绿丛中，如红莲绽放分外迷人。

经过王渊身边时，她对他嫣然一笑。

倾城一笑百媚生，千种风情尽在其中。

就这样，王渊看着她的背影渐渐远去，竟还没回过



神。

罗炽拿手在他眼前晃几晃：

“王渊，看来你动了春心呢！色迷迷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”

王渊轻叹道：

“真是一顾倾人城，再顾倾人国。”

等他完全回过神来时，红衣少女已经完完全全消失了。他赶忙去追，哪有半个人影？

罗炽又嬉皮笑脸地嘲弄他：

“那个女子肯定认为你是超级色情狂，赶快一走了之。”

王渊脸色痛苦地捧着自己的头：

“我为什么要让她走掉？这样的惊鸿一瞥是五百年前的一段情缘吗？”

罗炽擦擦额头上的汗，无限惋惜地说：

“都怪你自己，傻乎乎的不知道主动出击，换成我的话，她如今早在我的怀中了。”

王渊坚毅的眼光让罗炽神色一凛，他语气坚决地说：

“我一定要找到她，无论到天涯还是海角。”

足足找了三天，连红衣少女的一根头发都没见过，更别说人了。

罗炽累得双腿发软，他真的不明白平日冷静从容的好友怎么会突然之间发了疯一样。

女人真的有那么大的魅力？他可是来得潇洒去得从容，从没有女人能牵绊住他的脚步。



也许真象别人所说，是自己没遇上一个让他为之痴狂的女子。管它那么多爱恨痴狂，能行乐时且行乐才是人生真意义。

罗炽弯着腰抚着腿抱怨：

“你真失败啊，王渊，为了追一个女孩子追得这么辛苦，象我哪次不是手到擒来？”

王渊瞪了他一眼：

“这叫‘千金易得，知音难求’，你懂不懂？”

罗炽眼睛转几转，却没想到出个什么好主意，陪着笑：

“我不懂行了吧！如果再这样找下去的话，咱们不变成苦行僧才怪。”

王渊提着他的耳朵，疼得他直咧嘴，王渊道：

“我看你是又想女人了。”

王渊知道他是那种一天没女人都会很难过的男人。

罗炽被说中心事，也不恼，反而大大咧咧地说：

“知我者，王渊也。不过我会为朋友舍女子陪你走遍万水千山。”

“不，你不必陪我，你走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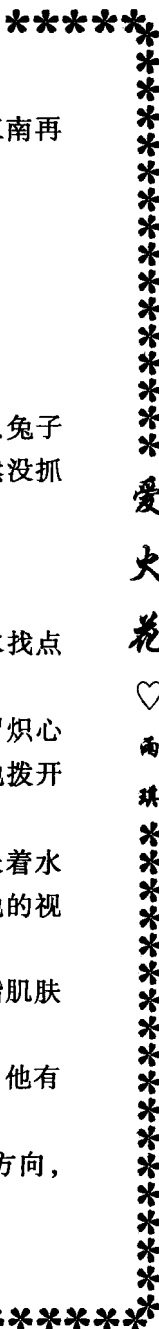
“你真的不用我陪？到时候别说我重色轻友。”

罗炽满脸喜色。

王渊是个善解人意的家伙，处处为别人着想，当然更不能为自己的事让朋友受累了。于是编了个理由：

“除了找这位红衣仙子外，我还有件事要办，我们就此分手吧！”

罗炽正想着单独逛一逛呢！



“既然如此，我就不打扰你万里寻妻了，我们江南再见！”

“后会有期！”



幕色已苍茫。

罗炽还没走到山下，说起来都怪那只兔子。那只兔子肥得让人流口水，能让罗炽不动心吗？抓了半天仍然没抓到，还被它玩得团团转。

罗炽真怀疑它是兔子精变的。

看样他得在山上露宿一夜了，真是命苦。

饥肠噜噜的他只有去找个安歇的地方，再找点水找点吃的。

突然，他在唧唧的虫鸣中传来涓细的流水声，罗炽心情振作地起身，以耳代眼，顺着水声一步步向前走。他拨开枝桠，踏过芦草，慢慢地接近水流声。

眼前豁然开朗，一弯明月斜挂天上，溪涧流经长着水草的山岩，聚集成这座约有百尺见方的小湖。然而他的视线完全被湖中背对着他的长发女子所吸引。

她的头发就跟夜色般漆黑，自发间露出来的凝脂肌肤比长白山上的大雪还雪白。

他觉得身体下部的某个器官绷紧了来，老天！他有十几天没有女人的温柔滋润了，而他想念那种滋味。

长发女子像是听到什么似地突然转面对罗炽的方向，





一对丰满的雪丘首先映入眼帘，他倒抽了一口气，眼光很快地上移到张那艳发海棠的娇容。

她的红唇因惊愕而微张，明媚的杏眼中射出两道似寒剑般的杀气，或若大楷划过的浓黑长眉，聚拢向眉头。

她显然在生气，可是她生气的表情非但没有减损她的美丽，反而激发了她内在的野性，令男人想征服她。

罗炽越看身体越热，眼中的光芒似两团烈焰般射向她。少女终于在茂密的芦草中发现他的身影，她惊慌失措地涨红脸，身子很快往下一沉。

罗炽感到有些失望，那两颗似镶在白玉上的红樱桃完全掩藏在水色之下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她的声音沙哑而模糊，夹杂着愤怒和惊慌。

她真正想说的是——滚吧，陌生人，否则我就要杀了你！只是她太羞愧了，而且她从来没杀过人，那应该跟宰野兽是不一样的。

“我？”罗炽微眯起眼，唇角上扬，露出雪白的牙齿。他知道他的笑容充满男性魅力，他刻意要展现出来。

“在下罗炽。因为在林中迷路，想要找水喝，没想到会打扰了姑娘。”

罗炽是什么人，少女完全不知道，此时她的心跳如小鹿般乱撞，垂着头心中恼怒，暗恨这个不要脸的男人竟然还敢留在原地！他就不怕她杀了他吗？

难道他不知道她们移花宫。她趁着婆婆闭关时，偷跑出来玩耍，没想到却让自己陷入险境。